黄河雄魂

■郭保林

散　文

礼赞黄河（油画）　聂　轰作

一

流过茫茫的远古荒原，流过巍峨的群山、深邃的峡谷，流过无言的戈壁、喧嚣的风沙，黄河，你跋涉漫漫征程来到渤海湾。你滔滔涌涌，一路虎啸龙吟，风扫长空，浪噬残云，千古如斯，书写着中华儿女求索、抗争、奋进的辉煌。

滨州是黄河三角洲的一片宝地，曾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。黄河发出的呐喊和咆哮，响彻了这片土地！

天风海雨，在这里最能看到历史的伟岸和自然的神奇造化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平津，一路南下，剑锋直指山东。日寇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骄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黄河北部之地大片沦丧，生灵涂炭。

马耀南在天津读书，毕业后在家乡长山中学教书，后任校长。马耀南一腔爱国主义激情，如火燃烧。他号召师生奋起反抗，成立了武装起义队伍，并担任司令。他的弟弟马天民、马晓云也参加了队伍，分别任支队司令，人称“一马三司令”。在缺粮少枪的艰苦环境中，他们坚持开展抗日活动，击沉敌艇，摧毁敌营炮楼。马耀南带领队伍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理论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。许多热血青年踊跃加入抗日队伍，他们的抗日武装发展到5000余人，随后改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，清河区抗日根据地随之扩大。不久，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，三支队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。当地群众编出歌谣：“一马三司令，得了‘抗日病’，一心打日本，保护老百姓！”马家三兄弟先后血染疆场，昔日的“一马三司令”成为永载史册的“一马三烈士”。

我们来到位于惠民县的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址参观。走进纪念馆一间展室，墙上一幅照片赫然入目，上面定格的便是马耀南三兄弟的棺木。

马耀南所部与日寇展开了激烈战斗。刘家井一仗，三支队共消灭敌军800多人，其中日军400余人，成为山东抗战史上一页光荣战绩，三支队随之名声大振。

滨州，是兵圣孙子的故里，一部《孙子兵法》传诵千古。如今，这里高楼林立，马路宽阔，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。它依偎在黄河的臂弯里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你躺下安眠时，黄河的涛声便拍窗而来，伴你入梦。

二

在滨州，不少村镇都建有大大小小的抗战纪念馆。英雄的渤海儿女，拿着土枪大刀，走向战场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成立抗日根据地，坚持武装斗争，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胜利。

1939年7月22日，马耀南同杨国夫率部东进临淄，行至桓台牛王庄遭遇日寇合围。部队向大寨村转移途中遭到伏击，马耀南血染疆场，终年37岁。为缅怀这位抗日英雄，三支队“抗战剧团”更名为“耀南剧团”，清河区设立耀南中学，他的故乡长山县曾一度改名耀南县。

马耀南壮烈殉国后，副司令员杨国夫接过重担，率领第三支队继续转战清河大地。杨国夫是安徽省霍邱县人，浓眉大眼、方鼻阔口，说话声如洪钟，一副大将风度。1938年6月，他奉命到第三支队任副司令员，是清河区、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。

遵照徐向前、朱瑞作出的重要指示，杨国夫带领三支队立足清河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。部队依照两步推进的战略规划，第一步先在寿光县的清水泊地区建立起来，第二步向小清河以北地区发展，到黄河入海口的广阔荒原地带去建立后方，创建黄河入海口两岸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，并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。按照这一规划，三支队驰骋平原，逐步形成南北呼应、贯通两区的战略布局，为清河抗日斗争打开了全新局面。

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址毗邻黄河。滔滔黄河水，你浩浩荡荡自高原而来，穿越黄土沟壑，劈开中原大地，一路奔赴渤海湾。你眷恋这片浸润热血的绿野，为它涂上了斑斓厚重的色彩，在这滨海大地写下永恒的史诗！

我凝望黄河，你的金波天影里闪烁着中华民族的巍峨雄姿，你的滔滔激流里珍藏着中华民族辉映日月的英魂，你彪炳了中华民族坚毅不拔、公而忘私、薪火永续的精神力量！

渤海之滨，黄河两岸，抗日烽火熊熊燃烧。黄河、黄河，你站起来是一座触及苍穹的高山，你躺下是一条永不孱弱的大地之脉。中华民族的根在那里，黄河之水滋润它千古不枯；中华民族的血源在那里，黄河之水注入民族的血脉！尾闾河道在这片土地上巡回徘徊，然后通向浩瀚的大海！

三

渤海革命老区机关旧址，是一片错落有致的砖瓦屋群，三进三出的大宅院里栽满玉兰、樱花、海棠和木槿树。木槿树正是开花时节，大朵大朵的花朵铺张豪放，花瓣尖端浅红发白，越往下越红，花蕊处红得像一滴血。那花朵美得肃穆又庄重。松柏、白杨正值年华，绿意沸腾，辐射出生命的光彩。

走进另外一间展室，迎面是一排军人肖像。他们是从渤海军区走出的将领，他们曾出生入死，战斗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。他们的英雄故事没有湮没在历史的深处，他们的英雄形象仍留存在人们的心中。

参观途中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“英雄村”的故事。“英雄村”这个名字并非政府颁布的行政村名——滨州市到处都有“英雄村”，是战争年代老百姓命名的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在商河县与惠民县交界一带，就分布着几个“英雄村”。

1941年秋，抗日部队转移北上，途经两县交界一带时，遭遇日寇合围，部分战士奉命掩护部队突围。战斗骤然打响，大批日军端起机枪，嚎叫着扑向前沿阵地。荒凉的野坡上，子弹呼啸而来，“噗噗”声响成一片。

战士们知道，离敌人越近，打得越准。他们在野草掩护下向阵地前沿爬去。负伤的战士浑身浴血，却一声不语，疼得实在忍不住，才发出令人心颤的呻吟。战斗从天亮持续到天黑，子弹打光了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白刃战：有的咬住敌人的耳朵、鼻子，有的掐住敌人的脖子，扭打在一起。硝烟散尽，48名战士壮烈牺牲。掩埋烈士遗体时，村民们用了好大劲才把战士们同敌人分开。村民们满脸是泪地说：“不要认为我痛惜兄弟们的牺牲，我是为我们的弟兄而骄傲！”

我们悼唁当年的战场。这是一片黄河岸畔的湿地，芦苇摇曳，野草丛生，这方水土珍藏着悲壮的历史。

当年那场血战里，曾留下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：激战中，一名战士身中7弹，鲜血染红了军装，仍坚持从阵地匍匐而出，在野草和芦苇的遮掩下靠近日军。在距离一名敌兵不足两米处，他拼尽余力猛然跃起，把刺刀刺入敌人胸膛。就在这时，他不幸头部中弹，壮烈牺牲。

四

谁知这景象被正在芦苇丛中割草的少女赵银亭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战斗结束后，村民们就地掩埋了48位烈士。安葬烈士的墓地地势低洼，常被水淹。抗战胜利后，当地政府将烈士遗骨迁到一片高阜。这时的赵银亭已经长大结婚，她和丈夫在烈士墓地附近建了一处小屋，自愿为烈士守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地政府重新修建了烈士陵园。赵银亭和丈夫、孩子又在陵园一角盖了新房，继续守护烈士墓地。夏锄蔓草，冬扫积雪。她说自己总能梦见那些烈士。一次梦里，19岁的小战士同她交谈：

“小亭妹，日本鬼子赶走了吗？”

“早赶走了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现在新中国成立了。”

“新中国是什么样的？吃饱饭了吗？能穿上不露棉花的棉袄、棉裤了吗？过年过节能团圆吗？”

“人人都能穿上新棉袄、新棉裤！家家户户都能全家团圆！”

“我们的战士能用上新武器吗？”

“战斗机、轰炸机、导弹、航母、潜艇，我们样样都有，世界一流……”

“你哪来的那股劲，打得真勇猛！”小亭妹佩服地问。

“为了报仇！为了国家不受欺辱，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让日本鬼子永远不敢侵略中国！”

97岁的赵银亭老人弥留之际，唯一的牵挂仍是烈士。她叫来孙辈们，一遍遍叮嘱他们要记得为烈士扫墓。

我沿着黄河，顶着烈日，寻访一座座纪念馆，踏遍当年战场，走进一个个英雄村庄。乡亲们给我讲述了许多英雄的故事，它们没有湮没在历史深处，没有湮没于后人的记忆，如黄河滔滔雄魂仍在。

我站在黄河岸畔，黄河尾闾大度雄沉，肃穆庄严，展示大河雄阔的胸襟。

黄河几经艰难跋涉，来到渤海湾，没有疲惫感，没有踉跄蹒跚，浪峰依然峥嵘，波纹依然细柔。那是父亲的雄姿、母亲的情影，是黄河生命的经历，是曲折和苦难的淬炼。

黄河，走进大海，走进永恒。

精短小说

一直游到海水变蓝

■张晋悟

鲁东海滨，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味道。只有夜晚躺在帐篷里听着海浪滔滔，林远才真切地意识到，自己正身处海训场。一周以来，他每天的训练内容都是“磨肚皮”。所谓“磨肚皮”，就是一人、一马扎，在被太阳炙烤的地面上排成一排，大家趴在马扎上，模拟在水中的游泳动作，任由马扎硌着胸腹。

“收、翻、蹬、夹，动作要连贯，要像青蛙一样舒展！”班长吴彬站在前方，口令洪亮。林远跟着口令，反复体会动作要领，汗珠顺着下颌滴落。海训的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劈波斩浪，只有日复一日的枯燥练习和四肢肌肉的酸痛。

他已经有好几次梦见自己在大海里恣意遨游。湛蓝的海水翻卷着雪白的浪涛，鱼儿围在身边嬉戏……

过了几天，林远跟着班长们前出设置海训场地。一路上，林远静静地听班长们讲起往年海训的趣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话题转到了吴彬身上。

“当时第一次组织全连下海，吴彬刚出发一会儿就呛了水，幸好被连长及时发现，将他拉上冲锋舟。”二班班长说。

四班班长接着说：“自那以后，他训练更刻苦了，后来成为全营游泳冠军。”

车子一路颠簸，林远把拳头攥紧，又松开。

目的地到了，眼前的景象让林远傻了眼：这大海怎么跟想象中不一样？近海一片浑黄，简直像打翻了的泥水缸。只有极目远眺，海天交界处才横着一条深蓝色的飘带。

“怎么样，今天想不想下海试试？”吴彬问他。

林远立时怔住了，心里本能地抗拒，但还是硬着头皮跟着班长下了水。

冰凉的海水裹上来，咸涩的味道直冲鼻腔、钻进嘴里。就在他心神恍惚的刹那，一个浪头毫无征兆地打来。林远只觉眼前一黑，整个人被狠狠扣进了浑浊的水下。至于怎么上的岸，他毫无印象，后来得知是班长将他拖回去的。这一次，他仅仅游出去百余米。

回去的路上，林远感觉身子异常沉重，脑海里机械地重复着游泳的基本动作。可那窒息的恐惧感，混合着海水的咸涩，一次次袭上心头。

回到班里，他眼神闪躲，始终不敢触碰班长关切的目光。直到晚上，班长主动找到了他。林远低着头小声说：“班长，我练了那么久，没想到连百余米都撑不住。”

出乎他的意料，班长笑了：“第一次下海都是这样，可哪怕呛够了苦水，我们还要勇往直前，再次向大海发出挑战！”

全连下海的日子到了。

吴彬带着林远在沙滩上做着最后的热身。海浪拍岸的轰鸣一阵紧过一阵。吴彬转头叮嘱：“一会儿还是我在前开浪，你跟紧我。”

再次踏入海水，冰凉浑浊的浪涌上来，林远的心猛地揪紧。他紧紧盯住前方吴彬破浪的背影，强迫僵硬的身体跟上节奏。

一下，两下……身体在对抗中竟悄然地找到了韵律。他感受着水流划过皮肤，感受着每一次蹬夹带来的推力。

忽然，眼角掠过几道模糊的影子。是一群小鱼！不知游了多久，当他再次抬头换气，奋力前望，只见吴彬矫健的身影正破开一道浪峰。浪峰之后，那翻滚的海水，竟透出一种深邃的蓝色。

林远埋下头，手臂划得更快，双腿蹬得更有力。他一直游，一直游，游进了那片越来越广阔、越来越纯粹的蔚蓝之中。

感　念

家乡舰

■雷　彬　贺跃民

他静静立在风中，头发有些凌乱。

没人知道他站了多久。他不说话，也不离开，只是出神地望着军舰。

7月初，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组织的舰艇开放活动到了最后一天。接近下午6点，前来参观的市民陆续下舰离开，只有他还站在那里。

官兵发现了他，赶忙走下舷梯询问。他黝黑沧桑的脸上露出窘迫的神情，一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你们能帮我把手机充会儿电吗？”

官兵解释说：“活动已经结束了。”

他继续请求：“我今天已经参观了3次，拍了好多南宁舰的照片，手机都没电了。”

3次？在火热的活动现场，市民每上舰参观一次大约需要排队2个小时。这意味着，仅排队，他就比别人多花了许多时间。

“您为什么要参观3次？”

在海风吹拂的岸边，他缓缓道出自己的故事——

1972年，他出生在广西南宁。10岁的时候，父母带着他来到香港打工。从此，他在香港读书、工作。前些年，父母相继离世，他与家乡也慢慢断了联系。他已经54岁了，干着一份普通的工作，体力大不如前的他突然发现自己“已经老了”。他开始盘算：有生之年，还有机会回到家乡吗？

前不久，海军要在香港组织舰艇开放活动的消息传来。他一看，居然有南宁舰！人们都说，战舰是流动的国土。登上家乡舰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家呢？

他发动身边所有人帮他预约，最终“抢”到一张珍贵的参观票，时间在7月5日。

自己没能回到家乡，“家乡”反而来看他了。从舰艇编队驶入维多利亚港开始，他就一直在关注南宁舰的消息。参观当天，他清晨5点起床，背着包早早出了门，不到7点就赶到营区门口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他的身后已经排起长龙。活动开始了，他最先走进营区，最先登上南宁舰。

他站在甲板上，举着手机，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，左顾右盼，不时按下快门。这些年，南宁舰劈波斩浪，多次执行重大演训任务。活动现场，舰员们动情地讲述着他们紧急奔赴战火纷飞的苏丹，安全撤离我同胞的经历。听着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他不禁眼眶湿润。

短短20分钟的参观转眼结束。走下南宁舰，他望了望码头上涌动的人潮，径直走向队尾，重新排起了队。编队其实在码头准备了丰富的参观内容和互动体验，可他哪儿都不去，眼中只有南宁舰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他又一次顺着人流登舰参观。由于参观人数众多，没有人记得这个精瘦矮小的大叔已是第二次登舰了。

第二次参观完，他心里还是不舍，走两步就停下来看看。从南宁舰走到营区大门口，短短500米的距离，他走了近40分钟。

正当门口站岗的哨兵准备为他开门时，他却突然转身，快步向码头跑去。在岸边找了个地方坐下，他从背包里掏出干粮，就着水，一口一口地嚼了起来。匆匆吃完这顿简单的午餐，他第三次站到了等待参观的队伍末尾！

人群一点点往前，在岸边看展板，从舰艏上舷梯，听讲解，进舱室，出舱室，从舰艉下舷梯……整个流程，他已经非常熟悉了。

由于不停地拍摄照片，第三次参观完，他的手机电量耗尽。他看了看手表，已是下午3点。他本能地想再排一次队，可转念一想：即便排到，也无法拍照了。

于是，这位执拗的大叔便静静伫立在南宁舰旁，目光一寸寸抚过眼前的庞然大物：雄壮的舰身、猎猎的旗帜、亲切的官兵……恍惚间，他仿佛看见了老家广袤的土地、葱郁的树林，还有那些熟悉的乡邻。

时间飞快流逝，下午5点半，之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陆续散去，官兵才注意到了他。他站在舷梯旁，像一尊雕塑。

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老家，所以才这样。”他用抱歉的口吻讲出这句话，窘迫的样子让人心疼。一位军官赶忙说：“南宁舰就是您的家，我们都是您的家人！”

他的眼泪“唰”的一下就掉下来了，现场官兵无不为之动容。这一次不用排队了，官兵带着他走到舰艏。他第4次登上南宁舰！

大家拿出舰上的相机，专门给他拍照。大叔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，站在甲板上、直升机前，留下一张张珍贵的照片。他说，看到军舰，更加真切地感觉到祖国的强大。

与此同时，南宁舰专门联系有关部门沟通协调，找到了一位香港记者的电话号码。官兵将其写在纸上，叮嘱他晚些时候找记者拿照片。

第4次参观完，夕阳西斜，天边出现一抹红霞。他缓缓走下舷梯，官兵把他送到营区门口。这次真的要分别了。他走几步就回头看看，矮小的身子被夕阳拉得老长。

官兵很快将他的照片整理好，委托记者朋友转交给他。两个小时后，部队收到消息，得知他已收到了来自南宁舰的珍贵合影。

官兵翻看一张张照片，也许是40多年厚重的家国情怀堵在胸口，画面里的他，嘴角始终紧抿。

他叫陈劲松，广西南宁人，一位普通的香港保安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748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